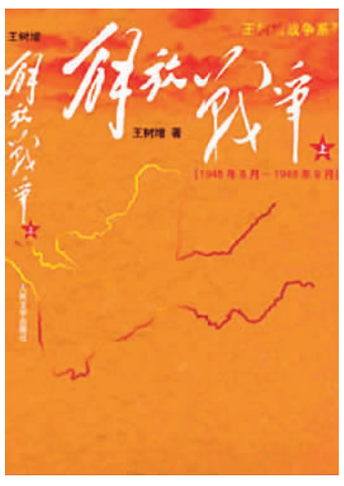
铁血熔铸九十年（六）

新生战胜腐朽的精彩篇章

□ 杜　浩



2009年，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长达136万字的巨著《解放战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王树增推出的非虚构文学著述“战争系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该书出版半年间即印刷6次，被媒体、出版单位评为“2009年度最佳图书”“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之一。2010年此书被中宣部、中组部列为向全国党员推荐阅读书目。

“中国人的心灵史”

十几年中，王树增因创作《朝鲜战争》《1901》《长征》和这本呕心沥血之作《解放战争》，赢得了国家及军队图书最高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王树增说：“我的战争史系列每套书的平均发行量都在七八十万册以上，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表明当代中国人有一种想要知道前辈们走过怎样心路历程的愿望，这种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根本理由。”

纵观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共产党“以一支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军队，去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强大的军队；从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到扩展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4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王树增创作这部宏大作品，就是为了探寻这一奇迹的奥秘。他的答案是：一、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民心的丧失；二、中国共产党人为天下穷苦人谋利益，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打仗、为了新中国不惜牺牲生命这个坚定的信念；三、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将士的廉洁；四、依靠人民的支持、民心的力量……

王树增写作此书，就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要把它写成“中国人的心灵史”、中国人的“族谱”。

伟大战役的精彩瞬间

解放战争，是一场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战争。《解放战争》重点写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大大小小近百场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角度，来观察和聚焦这场战争。这里既有国际风云的变幻，也有国共双方军事指挥者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既有宏大的战役战斗场面，也有决定国共命运的大事件，更有我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令敌胆寒奋勇杀敌战斗精神的反映。在这种恢弘的叙述和描绘中，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旧政权怎样轰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历史性建立，新中国的太阳喷薄而出……

书中几个重点事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辽沈战役初因。1948年初，毛泽东认为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决战前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美国建议蒋介石把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我军以军事压力。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即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发去电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著名的“齐辰电”。1948年11月6日深夜，华东野战军包围护卫徐州侧翼安全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为“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黄百韬兵团撤离徐州，这很可能影响整个淮海战役。粟裕与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分析了徐州守敌可能南撤的形势并作出判断，淮海战役有可能从围歼黄百韬兵团发展到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进行决战，随即，起草著名“齐辰电”，中央军委电复同意。

至此，我党对淮海战役的设想升华到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徐州地区这一战略决战的高度……

共产党官兵的决死精神。1947年，中共东北局开始夏季攻势。5月10日，南满部队在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率领下，沿着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向西南发展，遭遇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的二十二师，南满第三、第四纵在南山城子地区与其展开激战。“南满部队四纵十师三十团三营七连在夺取大华山阵地时连续五次冲锋，全连百十号人仅幸存一名副连长和三名战士，手中仅有三支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但这四个人依旧发起了第六次冲锋。共产党官兵的决死精神，令号称‘国军之花’的新六军二十二师官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来自人民的英雄

英雄，是军旅文学永恒的“母题”。

王树增多次说，他写《解放战争》就是描绘共产党人的“精神图谱”，这个“精神图谱”就是英雄主义。

我们在书中看到，在这场战争中，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士兵，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家子弟，但怀揣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了获得梦想中渴望的生活前景，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建立，他们在战火中不惧流血牺牲，成长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主义战士。

“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只要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丢失，解放区的贫苦农民愿意不惜一切地支持共产党军队。共产党的这个优势，被外国记者称为‘大大抵消了美国所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而这种来自人民的力量，是‘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因素’，是‘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这是笔者摘抄《解放战争》中的话。它想说明的就是这场战争的人民性。

这部作品正是围绕“人心向背”这个核心展开。毛泽东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解放军打胜仗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

于是，我们看到了解放军战士为了新中国奋勇杀敌，看到了东北战场、山东战场浩浩荡荡的百姓支前队伍，也看到了国民党军贪腐成风、私利集团横行、信仰全无、民心尽失的可悲下场。

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坚强后盾，成为这场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伟大力量。

可以轻松品的『聊斋』

□ 张稚丹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绝对是一部奇书——谈论的人多，读过的人少，能从头读到尾并且读懂弄通的人就更少了。普及率超低，粉丝量超多，名著就是这么牛！

拍“红楼”影视，谁都对选角、情节、场景甚至台词有意见；但拍“聊斋”呢，几乎就是用了个《画皮》《聂小倩》的名儿，人物、情节面目全非，却谁都不计较，还看得津津有味。

究其缘由，还怪蒲松龄老先生，他干吗用文言写小说啊！咱老百姓就会读大白话，您文言体的笔记小说可不就是供文人传阅赏析、会心一笑的嘛。

最近，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面目一新的《聊斋志异精装分类全评本》，共4本，把原来的故事按类别分别归入“神仙集”“鬼魂集”“人世集”“妖怪集”。这套书读起来可顺畅多了，注释紧跟原词，不用你动不动就翻到文末按注释序号求解；生僻字词加了读音，念起来能多认不少字；无主句用方括号加了主语，不用猜后面的动作是谁做的；正文不再密密麻麻排成一片，而是分成小段落，显得眉清目秀、疏疏朗朗；每篇作品后还附赠一段“老王感言”，纵论古今、铺陈背景、点评是非曲直，拓展了故事的空间。

编者王咏赋是央媒的一位资深报人。他第一次系统读《聊斋志异》，还是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花两块钱买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那是他4天的饭钱！

该书不分类，不分段，无注解，更无点评，只是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加上标点，读起来可真够累的，好多篇目简直不知所云。总的感觉：这是一部有内涵的书，但读起来真累，以后有功夫再逐篇钻研吧。

之后他就中了“毒”，《聊斋志异》但凡出新版本，他是见一本翻一本，还买了不少，成了业余研究者。

针对文言文的晦涩难懂，很多编者不怕繁难，逐篇“今译”，出版了多种“全译本”“文白对照本”，看倒是看懂了，只是原文的韵味也丢得差不多了，就像喝白开水，没味了。

老王看了，不禁心中叹息。只好暗下决心，自己做一本。

这一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整整用了8年。

他在古籍整理、文本处理、分析研究等几方面做了大胆创新，从分类、分段、夹注、加副题、加主语、逐篇点评6方面入手，重新包装《聊斋志异》，以消除文本障碍，让现代普通读者能以“最舒服的姿势”读《聊斋志异》，领略这本书的故事、人物、世相、科幻、理念和文字之妙。老王说，此项工作的目的，不是攀登“聊学”高峰，而是为优秀古典文化传承出份力，帮助那些爱得深、读得少的“《聊斋志异》粉丝”早日“脱盲”。

“王本聊斋”最显著的特点是看着清爽、读着省力、理解透彻、联想丰富。虽说是原汁原味的文言文，但经老王一解读，与现实并无隔膜，好像写的是身边事儿、现代事儿。

说起来老王也是奇人，虽然平日里做编辑严谨把关、锱铢必较，私下里却脑路清奇，常有些与常人不同的想法，且都能不惜心力付诸实施。学术专著《报纸版面学》还可以算是本行，可地名诗集《祖国颂：奇诗浓墨绘中华》就比较出奇了，每省区市一首诗，56个字中包含了一个省的全部地级市名称，对仗押韵，构思巧妙，不仅便于记忆，还不时有佳句如火花闪现。前几年，他还出了一张大挂图《世界文化史大观》，以时间为轴，地域为纬，将东西方的朝代、名人和事件放回原本的历史时空中，让人瞻之片刻，神游千载。

放下这部“王本聊斋”，他又想写《汉语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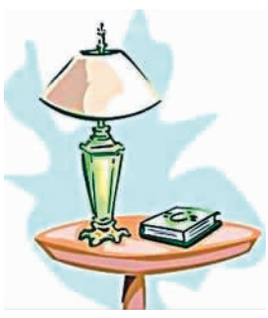
汉语和中文可不是一回事儿，前者是口语，后者是落在纸上的文字。中华文明几千年，古代人应该不是用文言过日子的吧？那么从“说一套写一套”到“所写即所说”又经历了什么呢？这是老王想要解答的问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与书

碎读

□ 孙成栋



我家到单位之间，“镶嵌”着一所不大的学校。每天早晨，总能听到朗朗书声。羡慕的同时，我默默对自己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管工作多繁忙，琐事多烦神，一定不能丢掉读书这个好习惯。于是，“碎读”成了我吮吸知识雨露的方式。

清晨，妻子熬好一锅黏稠细腻、清香扑鼻的小米粥，盛到碗里滚烫。等待热粥冷却的当儿，我正好见缝插针地读几页书。在青花瓷碗上方袅袅升腾的温香雾霭里，用戴望舒的诗句滋润心灵，以梁实秋的小品沁泽肺腑……看似不起眼的几分钟，积攒起来却十分可观。

几年下来，一套近20本的中国现代文丛，硬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星星点点的萤光，汇聚成一条美丽的银河。

子夜，经历了一天的奔波，结束了一晚的笔耕，拖着疲惫洗漱完毕，刚想把自己扔进梦乡，突然看到静卧枕边的几本书，犹如一叶叶小舟停泊在港湾里，又似一只只小鸟栖落在绿巢。于是，捻亮壁灯，舒倚床头，随意抽出一本书翻开，让橘黄色的光慢变成一柄油纸伞，呵护我在唐诗的阡陌上漫步、在宋词的月华下流连、在元曲的韵律里倘佯、在明清小说的传奇中沉醉……倘若有沥沥细雨、霏霏雪片、习习微风、喁喁雁鸣轻叩窗棂，那份静谧、空灵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短短半小时倏忽而过，我带着不忍释卷的心绪揿灭灯盏，梦里梦外，全是淡淡的书香。

在排队、候车、候机时碎读是最划算的事情。面对无奈而枯燥的时光，与其在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焦虑中煎熬，与其用牢骚与抱怨编织心灵的皱纹，倒不如用阅读使“垃圾时间”被废为宝。

那年参观上海世博会，面对巨龙一样长、蜗牛一样慢的队列，不少人心烦难耐，我却从包里掏出书，在队伍中优哉游哉地读起来。沐浴在幽幽书香里，喧嚣的声浪、澎湃的人潮、无聊的心绪似乎都不存在了，脑海里只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名著的娓娓诉说，只有泰戈尔深邃而清澈的目光，只有摇曳在春秋风雨中的苍苍蒹葭……在世博园里，我实现了“双赢”——不仅饱览了世博风情，而且享用了经典名著。

碎读，似一尖求知的喙，将我散落在地上的光阴一粒粒拣起……

史诗：人类童年的天真

□ 林　颐

说到史诗，我们头脑里马上跳出来的，可能是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也可能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

那么，中国呢？中国也有很多史诗。《格萨尔》据说有120部，其中韵文近100万行，散韵文总数达1000万字之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也有许多部，20多万行，合称“中国三大史诗”。此外，彝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流传着自己的英雄史诗。

这些史诗大多以口头活态散落在民间，其整理与研究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仁钦道尔吉和郎樱撰写的《中国史诗》，是一部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共62万字，分为3编，即早期史诗、中小型英雄史诗的发展和长篇英雄史诗的形成与发展。

史诗的习惯分类，分为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作者以“早期史诗”指称“神话史诗”，原因在绪论中谈到，早期史诗的内容比较古老，情节比较简单，篇幅较短。另外，可能因为这些史诗很难和神话区分，容易混淆认识的界限，所以作者避免采取“神话史诗”这种讲法。但我个人以为，习惯分法是有道理的。神话史诗保存了珍贵的远古生活场景，比如母系社会、部落战争、民族迁徙等，反映了人类童年的天真，这些作品既是神话又是史诗，是神话内容的史诗，也是史诗形式的神话。

作者将早期史诗又分作三类，即古老的创世史诗、英雄战胜恶魔的史诗、英雄考验婚型与抢婚型史诗。许多民族的早期史诗都有创世神的传说，比如壮族的《布洛陀》讲述钻木取火的故事，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昌扎，土家族射日英雄名叫卵玉，侗族的射日英雄名叫姜央。还有很多类似的洪水神话和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抢婚型史诗主要体现英雄不同寻常的个人能力，包括人和自然搏斗的超能力。考验婚型通常是与恶魔（蟒古斯）斗争，英雄要经历种种考验，解救被劫掠的新娘。

在西方文化体系里，“史诗”一词，来自希腊文明所说的Epos，史诗和叙事诗是同一概念。

本书作者指出，中国本土史诗传统和西方史诗传统不尽相同。中国史诗相比一般叙事诗，要更加庄严、神圣、宏伟。史诗的唱诵有着严格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的规定，表明了各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视。

从史诗的形成来看，“史诗注重群体的意识、群体的观念、群体的荣誉及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准确地说，这个定义是作者对比较成熟的英雄史诗的概括。

古典的英雄史诗是在神话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仍然包含神话的成分。英雄常常带有神性，但总体上偏向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到后面，其幻想因素就越少，历史因素就越多。

以《格萨尔》为例。格萨尔的神奇和力量，关系到整个族群的兴亡，其东征西讨的姿态反映了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权力的扩张。

大王妃珠牡慧眼选中一贫如洗、正遭放逐的格萨尔为婿，当格萨尔北方降魔未归、霍尔大军兵临城下之时，珠牡亲率将士打击入侵之敌，成为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藏族谚语说：每个人口头，都有一部格萨尔传奇。史诗综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成果，往往由专门的行吟诗人来演唱，从而在宏大的背景里，不断杂糅各种英雄故事，充分体现藏族人民的集体智慧。

史诗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原汁原味的记录，然后是对与史诗有关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的了解，还有对史诗的创作流播做深入具体的调查，最后要对收集来的各种异文进行比较。

两位作者抓住了史诗的口头性、变异性和集体性等民间文学特征，多方调研，发现史诗艺人，进行口头采录，然后通过文本的辑录和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史诗形成、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和南方英雄史诗群的研究。如此编撰而成的《中国史诗》，真可以称得上是心血结晶了。

伊利亚特时代

摩诃婆罗多

格萨尔王